



东 陆 书 院 文 丛

蒙树宏文集

第四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蒙树宏文集》第一卷 鲁迅年谱稿

《蒙树宏文集》第二卷 学鲁迅存

《蒙树宏文集》第三卷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

《蒙树宏文集》第四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蒙树宏文集》第五卷 现代文学论集

《蒙树宏文集》第六卷 七十年集

出品人	吴云
策划编辑	陈曦
责任编辑	李红
责任校对	严永欢
责任印制	张爱成
装帧设计	刘雨

ISBN 978-7-5482-2612-3



9 787548 226123 >

定价：46.00元



东 陆 书 院 文 丛

蒙树宏文集

第四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树宏文集. 第4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 蒙树宏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东陆书院文丛)
ISBN 978-7-5482-2612-3

I. ①蒙… II. ①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中国作家—现代作家—年谱 IV.
①I217.2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9820号

出品人: 吴云
策划编辑: 陈曦
责任编辑: 李红
责任校对: 严永欢
责任印制: 张爱成
装帧设计: 刘雨



东 陆 书 院 文 丛

蒙树宏文集

第四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16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612-3

定 价: 46.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目 录

写在书前	(1)
张天虚文学年表初编	(3)
张天虚的笔名	(26)
张天虚的处女作《玫瑰田畔》	(27)
张天虚的《黄浦滩头的梦》	(29)
《铁轮》史话	(32)
马仲明同志谈张天虚（访问记略）	(35)
谈张天虚的文艺创作	(37)
张天虚四题	(44)
张天虚事迹考（史料辑录）	(56)
李乔文学年表长编（增订稿）	(61)
李乔的笔名	(111)
李乔的处女作	(113)
马子华文学简谱初编	(116)
马子华的笔名	(132)

马子华的处女作	(134)
马子华的两部乡土文学著作	
——关于《他的子民们》和《滇南散记》	(136)
读马子华札记三题	(139)
谈马子华及其创作	(148)
《文坛忆旧录》校读记	(160)
读《徐嘉瑞全集》漫笔	(168)
徐嘉瑞之笔名	(184)
徐嘉瑞	(186)
徐嘉瑞及其《诗词选》	(191)
昆明版《中古文学概论》	(194)
徐嘉瑞简论	(196)
欧小牧文学年谱稿	(204)
欧小牧的笔名	(230)
欧小牧及其创作	(232)
孟流年谱简编（作者自订年谱）	(240)
我的笔名	(274)
书信十五封	(276)

写在书前

很多作者都有同感：掌握丰富的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人们在一生中，不停地读书和调查研究，加上有深刻的理论修养，在“虚”和“实”这两方面均素养深厚，因而在学术上有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当中有人还强调积累史料和编年谱的关系，说编年谱可使史料系统化，对自己、对读者都富于教益。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精确地指出：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上述这类意见，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学生时，我认真地学政治理论课和文艺理论课（当然只是略有基础而已）；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又大量阅读，写笔记，编录卡片。因为教学任务的性质，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鲁迅和云南现代文学这两方面，单以卡片来说，我所录制的有关鲁迅的卡片，就重达 6.4 千克，而有关现代文学方面的，重达 1.5 千克。我费了十年的时间，编了《鲁迅年谱稿》。从 1987 年开始，又深入云南现代文学领域，编写了七万余字的《云南现代文学大事记》。以后又陆续编撰了六份年谱和有关论

文、札记等。翻阅旧稿，我萌生了编辑《现代文学六人集》的心愿。但是，也如我在1989年的《鲁迅史实研究》的后记中所说：研究者“需要宏观上的高瞻远瞩和微观上的洞幽烛隐……而自己一时却难于做到”。人的一生，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我也愿意在退休以后，年届高龄之时，量力而为，不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

张天虚文学年表初编

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他撰文时的署名还有天虚、鹤、虹子、YS、天山（丁玲有《忆天山》一文）、天艺等。因战争、社会动乱等原因，现存有关张天虚的材料不多。近年来有些回忆文章，或由于年代久远，回忆者的印象已模糊，因而语焉不详；或由于接触张天虚的时间、场合等不一样，说法有时就颇有出入。他在仰光时期的活动，几乎不为人所知，当时据说“除完成了一个十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以外，还有撰写的社论、文艺创作、随笔等“约在百篇以上”（见马仲明《张天虚传略》，《边疆文艺》1979年第10期），但现在均无法看到。其他时期的一些情况，也颇不为人所知。如：《记叶紫》，1985年出版的《叶紫研究资料》便没有收进，其中的《叶紫及其作品研究、评介资料目录》也没有列入；他的《忆聂耳》一文，连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5年编印的《聂耳资料专辑》也漏收；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四分册》中的张天虚条误认为是“短篇小说集”。这些缺、误，是不应过多责怪

的。张天虚的朋友李乔，在1979年写的《抗日时期的张天虚》中，虽指出《运河的血流》是“一部报告文学”，但“至今尚未看见此书”，一般人就更难看到了。总之，由于长期对张天虚重视、宣传、研究得不够，他被人们称为“被遗忘了的作家”并不偶然。

本年表只着重张天虚的文学活动，所列著述，以见到原文、原书，或有明确的出处，或张天虚本人提到过的为限^①，其他方面很少涉及；一般只标著述发表的时间，如有必要和可能则列出写作时间。在编写过程中，承张天虚的友人和亲属提供资料，同时参考了有关文章，谨致谢意。由于笔者见闻的局限，这个《初编》不过是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中间物”；挂一漏万，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望识者有以教之。

1911 年

12月8日，即旧历十月十八日，张天虚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为长子，有弟鹏（1945年卒）和妹漱芳，父吉斋，母姓王。家中在龙街开一间油盐酱菜店。

1925 年

8月，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初中第26班（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第145页）。在校期间，张的作文常受老师陈小

^① 天虚的作品，据说还有《雪琴》《王婆婆》《〈流寇队长〉观后》《五月的麦浪》等，因所载报刊或其卷期不明等原因，暂不录入。

航（即罗稷南）的表扬，拿来贴堂（见马子华之《云南文史论述》，第208页）。

按：1926年3月，第26班并入第25班（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第6页）。说张天虚在第25班或第26班，即因为合班或分班的缘故。

本年，参加秘密进步团体（后发展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据1988年12月23日马子华谈话和《云南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第61页、第64页）。

1929年

春季，入东陆大学预科第7班，并负责班上互济会事务（据《云南省立云南大学二十五年度一览》和1989年5月11日蒋南生谈话）。课余因参加排演话剧而和省立师范学校的聂守信（聂耳）相识。10月底，聂耳在游艺会上，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和《克拉维哥》中的玛丽亚，这给张天虚以深刻的印象。他在聂耳逝世后曾说：“有一个时期玛丽亚这名字曾代替了大家熟知的聂守信。在昆明市千百学生口中呼叫着便为了《克拉维哥》一剧中你艺术的感人深刻。”（见《云南旅沪学会会刊》第3期，第107页）

1930年

9月，《玫瑰田畔》在云南《民国日报》上连载，署名“YS”（作于5月）；从5日起连载，续文未见。

按：这是一篇作文，记述5月1日在昆明南门外玫瑰田畔

遇见聂耳和其女友共在一把伞下躲雨的事。1935年，《忆聂耳》中曾谈及此事：“一株大树下滴着小雨珠子，打落在一顶雨伞上……在封建的昆明，这是罗曼斯的奇迹。那种兴感使我忍不住写了那篇《玫瑰田畔》。而且就做了作文（这作文被老师袁蔼耕的女儿袁芷芬看见，传了出来，轰动一时——引用者）……向你去道歉……你鼓吹我把它放到报纸副刊去。”又，聂耳在1930年5月1日所写的日记和5月8日所作的画，均与此事有关。日记为：“下雨，树下躲雨，——他们来了，老陈，小张，小鬼等。不足奇，有什么笑的？”

1931年

4月11日，聂耳和郑雨笙到上海平安旅店相访，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到（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忆聂耳》）。

按：自从1929年7月11日昆明火药库爆炸后，统治者诬称是共产党破坏，白色恐怖突然严重起来。1930年秋，中共云南地下组织被大规模破坏。在1929年、1930年两年间，不少进步青年被迫出走。张天虚当时似已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他于1930年离开云南的月、日待考。1935年12月10日，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曾含蓄地说：由于参加政治活动，“不得不在某种情势下离开了家乡，这时候大学的预科还没有毕业”。

4月12日，和聂耳游上海兆丰公园，并合拍一照〔见《聂耳全集（下）》，第280页〕。

1932 年

约于年初到达北平，入民国大学（见《云南旅平学会会刊》第7期，第50页）“学政治经济，但自己喜欢看文学”（《忆聂耳》）。时陆万美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反复动员天虚写作。他们共同提出“活路文学”（“活路”为“普罗”的谐音）的口号。张天虚为《蔷薇》写了小说《黄浦滩头的梦》，开始了他“踏上文学的第三个阶段”^①。

在本年的暑假和寒假中，曾两次到浙江普陀等地旅行、度假^②。《铁轮》就是在寒假中，从12月27日起，在浙江动笔的（在书后，则说12月7日起稿于北平）。他说：“自己沉溺在文章的世界里，忘了身边的一切。高兴的时候，兴奋纵跳。一些地方，又自个儿莫名其妙的悲伤起来。有时，只手提笔直书，只手握巾拭泪。”（《〈铁轮〉外话》）

1933 年

年初，从北平到达南京，“逗留多月，生活不安，无心继续写作”。后到上海，住于真如镇，“把门紧紧的关锁着，谢绝

① 天虚在《〈铁轮〉外话》中说：第一阶段是童年时对文学的爱好和中学时“自个儿躲着写些兴之所好的东西”；第二个阶段是初中毕业后，在昆明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小的小品、像散文的小说和似是而非的诗。此外，还有“一个七八万字的戏剧，和十万字左右的小说”，但未能发表出来。

② 在《忆聂耳》中，张天虚说：“我利用暑假到普陀旅行去。返平后不多几天，你又转到上海去了。”据《聂耳日记》，张于9月初回到北平，而聂则于11月8日回到上海。

一切来客”，埋头写《铁轮》，于7月7日完成初稿。关于离开北平的事，他说“画着红太阳的飞机，越过山海关的炮火烽烟，在北平上空成群结队地高翔低飞时，在一般疯狂的避难人们当中，我是为了厌倦北平生活”而离开的。事情过去以后，他不愿回北平继续求学，便留在上海“努力文化工作”（《忆聂耳》）。

《铁轮》于7月7日完稿后，张曾咯血，后即一人往南京和徐州体验生活（《〈铁轮〉外话》）。

10月15日，《血轮》刊于上海《文艺》（月刊）创刊号。它写火车上的“洋大人”为非作歹，群众怒打“洋大人”及其走狗，结果被镇压——“吃过人血的车轮又辗转了，兽一般，愈更有劲儿向前滚着，滚着……”

11月，开始参加《文艺》月刊的编辑工作。该刊由周文等负责，张天虚协助编辑了第2、3、4期（第4期已编定，但未能出版）（据《记叶紫》）。

12月，往叶紫寓所，这因为叶的《电网外》被审查委员会丢失了，华通书局老板嘱找叶紫要底稿。

按：该稿后因奉令禁登，未能在《文艺》上刊出。

冬，以《铁轮》稿送茅盾审阅，他对该小说提了很好的意见并加以鼓励（《〈铁轮〉外话》）。

1934年

4月1日，《都市颂歌》刊于《春光》第1卷第2期。

4月9日，《刍狗》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署名天山。

4月20日，《罗曼斯SOS》刊于《云南旅平学会季刊》

创刊号，署名鹤。它写亚宁与茜莎两个月的同居生活，以亚宁为了革命而留信出走结束。文后标明是1934年1月22日录1931年12月4日之旧稿，又说，“本篇内容是描写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同志们的英勇斗争”等。这可能是托词。

按：文题的意思是爱情发生了危机。“SOS”是19世纪末以来，国际通用的作为海难的呼吁救援的无线电信号。

5月13日，在浙江友人家中把《铁轮》改抄完毕。改抄工作，约起于2月，“花了四个整月的功夫”，每天的改抄速度约为六七千字。改好即付排，“原定一九三四年九月出版”（《文学新辑》第1辑，第127页）。但是，待“校妥，纸型打好，刚要付印时，印刷所给火烧了，一切化为灰飞”（《〈铁轮〉外话》和《第二次付排赘语》）。

6月5日，《三种型说到〈雪耻〉》刊于《中华日报·动向》。

6月16日至18日，《中国“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及其它》连载于《中华日报·动向》。

7月5日、19日、26日，《〈铁轮〉外话》刊载于《中华日报》。该文写于6月，内分“外话的外话”“自白”“写《铁轮》的动机”“从开始到结果”“告白”五部分。

7月6日，《老农苦》刊于《新诗歌》月刊第2卷第2期。

按：这是《铁轮》之插歌，《新诗歌》只刊了两段。全歌共五段，于9月刊于《云南旅沪学会季刊》创刊号。

7月29日，《论向历史上找创作题材》刊于《中华日报·动向》，署名虹子。

8月15日，《致好友们》刊于《云南旅平学会季刊》第2期，署名张鹤。内容是谈读了《学会生活》（云南旅平学会）